岁月留痕

难忘家乡特色年俗

□ 邹开歧（三台）

我从母亲的脐带“分蘖”出来，已过了79个春节。

我的家乡三台县西平镇，又叫观音场。随着社会的发展，过春节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记忆的屏幕上，儿时家乡那浓浓的年味依然挥之不去，至今历历在目。

借狗年新春到来之际，翻几种外地不多见的习俗出来晒晒。

一种是施米。

在我儿时，每年大年三十的头一天上午，观音场街上几家会馆或名门大户，必然要准备不少大米，让乡下或街上、穷得来没钱买米下锅的人排队领取。又叫“领发米”。

我曾经目睹过“施米”和“领米”的实况。在西门外小学校的大门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排起了长队。校门内，一排箩筐装满了大米。有几位穿戴讲究的人物正襟危坐在一旁，另有一中年壮汉，用手中的一只大碗，给每人撮上一碗。有用葫芦瓢来接的，也有用小口袋来装的，还有用两手牵着破旧长衫前襟来接的。不管什么人，都只有一碗，领着了就走。也有全家老小都去的，一人一碗，凑在一起就多了。

一种是施饭。

大年三十中午，观音场街上开饭店的人家，煮一大锅白米干饭，还备了一些煮熟、两片一块的连刀腊肉(未切断开)。本镇上过不起年的穷人，就可以带着家人去吃。白米干饭不限量，吃饱为止。腊肉每人一块两片，属限量发放。

像这种到了大年三十揭不开锅的人家，实属不多。也有爱脸面的人，虽穷却不愿接受施舍。所以，大年三十施饭的饭店，就只有两三家。

一种是送青。

大年三十下午，或初一早上。观音场乡下的人家，用竹篮提着豌豆尖，或用背篓背着青菜来到街上，送给亲戚或朋友。为的是讨个吉利，确保来年的平安清静。

这种大年三十或初一相互赠送青色菜蔬，在我家乡西平镇已成为风气。不仅融洽了人际关系，也有助于社会和谐。

一种是拜溜溜年。

一种拜溜溜年，是家乡过大年的重场戏。

大年初一的早上，观音场五条街上的住户人家，不分贫富贵贱，都要有一名当家理事的人，在本街上有脸有面、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带领下，去本镇上另外几条街挨门逐户地拜年。

所谓拜年，其礼节并不复杂，每家每户大门开着，去拜年的乡亲，到了家门口，叫上一声：“恭喜发财，给你拜年了！”打个拱手，便笑逐颜开地又去第二家。

大年初一早上，是家乡观音场最热闹的时刻。“恭喜发财”的声音，成了古镇的最强音！

一种是赛宝会。

正月初一的赛宝会，是观音场旧时过大年的压轴戏，实际上是一次乡村“大比美”。

每年的大年将至时，年轻姑娘媳妇们，就忙着洗澡净身修眉毛，不只是为了清清爽爽过大年，更是为了参加大年初一赛宝会。

大年初一这天，姑娘们穿着新衣服，新做的绣花鞋，再把头发梳理好，长辫子上扎个蝴蝶结或花绸巾，就准备出门上街了。

刚过门的媳妇，不仅要穿新衣新鞋，特别要在发髻上配戴银钗等饰品，再戴上平时压在箱子里的手镯、耳环。

一切准备就绪，年轻媳妇姑娘们，邀邀约约成群结队上街了。漂亮姑娘、漂亮媳妇如众星捧月一样，走在队伍中间。

男人们，照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各行其事。未婚的小伙子当然是赛宝会的参与者，已婚的爷们和中老年男士，以及中老年妇女、孩子们，为赛宝会的看客。

哪家姑娘最漂亮，后面跟随的小伙子就最多。年轻媳妇已是名花有主，家乡的小伙是懂得规矩的，不去跟随。

年轻媳妇参加赛宝会，是赛给娘家人看的，证明自己嫁了好人家。姑娘参加赛宝会，是赛给小伙子看的。

赛宝会上最忙的，是喜欢说媒牵线的婆婆大娘和婶子。她们要搞清楚哪家姑娘后面是哪家的小伙子在追，为的是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赛宝会结束，专事说媒牵线的婆婆大娘婶子些，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这些过年的民俗，都是我儿时在家乡品尝过的年味，成为抹不去的记忆。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原省文联委员）

文艺评论

乡愁·爱情及其他

——序杨剑横诗集《迷茫在彼岸》

□ 雨田（绵阳）

诗歌让我和杨剑横相识相交，他老家在绵阳盐亭，如今在浙江行医。去年入秋时，他在西湖边给我打电话，希望能为他的处女诗集《迷茫在彼岸》写篇序。由此，我在沉闷而又冷寂的夜空中，听到了又一个诗歌信徒的真诚声音，让我从内心感到极为亲切而又温暖。是的，人生在世的悲怆感和苍茫感，就像不熄的灯光浮现在梦中，闪烁在诗篇里，可以如我眼前的涪江流水一样，在血液中奔流。

自由和自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也就是说自觉就是意识。“看，炊烟袅袅的地方/虽躺着童真、悠然，但还淌着心酸/眼泪已汇入岁月长河/留着白发的母亲依稀的身影”(《梦中的母亲》)，“昨夜的雨、昨夜的风/对流一场 虚无的梦/缠绵、悠伤、悲壮、怒嚎/刻骨铭心”(《听夜中的雨》)，我在杨剑横的诗歌中看到了这样如此的乡愁，“轻轻踩上一脚全身疼痛”(《思念》)。

在阅读杨剑横诗集《迷茫在彼岸》书稿时，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到人生在世的痛感话题，真的忍不住想掉泪。那些残忍的专制，那些毫无人性的政客及其帮凶像鬼魂一样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荡来荡去。意义上的诗歌是有生命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诗歌当着生命来对待，才有可能唤起我们对人类的更加热爱和敬重。杨剑横在诗中也有过“你在呼啸 在海的远方印刻诗篇/你在歌唱 在天空中悲鸣徘徊/当你醒来时 只有在窗棂上留下清影/教堂里的晚歌和着钢琴在歌唱/你的痛 你的伤停在黑夜里”(《迷茫》)，但是，他的不少诗歌有着“儿时的记忆的欢乐与清澈”《故乡的河》，如《家乡的夜晚》、《故乡的山》、《走进深秋的早晨》等篇章。在诗坛沉寂后又混乱的今天，远在江南行医的蜀人杨剑横满怀乡愁或怀抱忧伤，满目清纯或温暖地写着如此倾心动情的诗行，这真的让人深感欣慰。

是的，优秀的诗人永远在路上，永远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亲爱的，请再看我饥渴的眼睛/目光变成一条玫瑰花，开得娇艳”(《一束玫瑰花》)，“爱情有时空阻隔/睡眼朦胧或清新/她用她的眼睛传递思念与幻觉”(《我在夜晚看见她》)，“你来时正下雪/冰冷的打开一扇窗/突然照进一米阳光/真是手不凉脚不冻/一剑劈开你的心/放出一团团忧愁和与悲伤”(《灵魂与肉体》)，杨剑横的这些爱情诗歌语言直接，也可以说他从爱情哲学出发，将人性的爱揭示得如些的真实，深厚和充分。

写诗的人都清楚这点，在当下大面积的越来越势力、冷漠、沦丧的权力语境和商业语境中，无论它的写作指向本身要达到何等水准，其灵魂与精神的内核应该是如黄金般的珍贵。与杨剑横面对面交流时，我发觉他除了如此孤寂外，还有满怀对生活的感动以及如此纯正亮洁地拥抱生命，热爱诗歌，这也是他值得保持的最为本真的东西。

我在这里祝愿蜀人杨剑横坚守自己的写作底线，我相信他的眺望会更加高远些。由此打住，并为之序也。

（作者系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山峦上亮出春天

□ 何仁君（涪城）

离一场小雪纷扬的不远处
薄风从树冠缓跌到崖下
我触到一种呼吸
自山峦唇部

云朵像一顶棉花帽戴在山巅
羊群踩陷了雪迹
从父母劳作的地方走过
我找到了放牛晨读的味道

蚂蚁们把我眼光拉到草丛
青苔掩住山坡的青筋
坐于一块石头
鸟雀用乡音传递花朵欲放的情节

往事沿山峦起伏延绵
根在我内心
我始终是山蛮一根草
而今在城里过着草香的日子

对于山峦上的一草一木
以至一圈绿色麦苗
让我渴望再次凝视甚至回归
因为，是我和草的故乡

在绵阳过年（外一首）

□ 蒲苇（巴中通江）

隆冬，寒风从绵阳的街头窜过
我依稀听到冬花开了
一串串亲昵的知心问候
暖和了窗外静静踟躇的月光

茶几上的塑料花，透着茉莉花茶
的余香，异乡客的情思
仍在凯德广场的上空游荡
今夜，谁少了孤独，谁多了惆怅

此时的我不再颂扬漫天的雪花
只把你怒放的模样镌刻在心
任凭思念的帷帐笼罩夜的宁静
我只想将你的背影深深回望

心香一瓣

远处的篝火，是夜色奔跑的路
皎洁的月光装饰了富乐山的背影

我的眼，定睛一处火树银花开
却模糊了一曲最婉约的爱恋

亲，你的美年华唤醒了我的灵感
叠嶂的山峦岂可高过我的诗篇

这里的山谷，多么的幽静啊
正适合我的心香倾向你那一瓣

写梅

□ 李琼（南充南部）

离尘一绝芳菲色，枝影横幽淡淡开。
寒彻花光添傲骨，香摇魂魄远襟怀。
风中零落心如故，夜里翩然雪未来。
流水空山霞照晚，早春寄梦把云栽。

吉鸡祥犬（国画） 鲜小云 作

年年有余

生肖犬印

代蒋 治印

亲情亲恩

那份年味，那份爱

□ 晓佳（重庆）

每年除夕，年夜饭的菜肴总少不了香肠，但是今年不同，父亲生了重病，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再吃香肠这类食物了。

一个冬日的清晨，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吃早餐，突然笑着问我：“晓佳，你想吃香肠吗？”我抬起头瞪大眼睛回答：“不想吃，您也不要灌香肠，我本来就不喜欢吃香肠。”因为我知道，父亲很喜欢吃香肠，但是现在不能再吃了，如果除夕夜让他看着我吃，我心里会很愧疚的。父亲也许看出我在说谎，叹了口长气，径自向里屋去了，我低下了头。

从那时起，我总觉得父亲有事隐瞒我。厨房传来剁菜的声音，却没见端出可口的菜肴。连续两天夜里，卧室的门紧关着，微弱的灯光很晚才熄灭，我试探性地敲了敲门，父亲却催促我早点休息。一天清晨，父亲提着偌大的布袋准备出门，我一头雾水，问道：“您本来身体就不好，提着这么大的布袋做什么呢？”父亲神秘地笑道：“做点小东西。”我接着问：“什么小东西呀？拿出来让我瞧瞧！”父亲歪着头回答：“到时候就知道了！”父亲背着那个鼓鼓的布袋出门了，我望着他瘦小而微驼的背影，蹒跚地走在冬日阳光里，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

腊八节当日，谜底终于揭晓了，父亲端出一盘香肠放在餐桌上，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是我亲手灌制的香肠，你快来试试！”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一直偷偷地为我灌制香肠，悄悄用口袋装了带出去晾晒。我夹了一小片香肠，慢慢放进嘴里。父亲喃喃地说：“吃了香肠，才能感受到年的味道。在我有生之年，趁着精神状况好，一定会坚持为你做香肠。”“晓佳，好吃吗？”父亲问。我细细品尝着这醇美的香肠片，许久都没有说话，最后扬起脸，含泪带笑地点了点头。

傍晚，父亲剪完春花后，坐在临窗的椅子上，轻轻地哼唱：“浓浓的年味难以忘怀，亲亲的年味岁岁铭记……”在我的心里，那份醇厚的年味，就是父爱的味道。

凡人凡事

杀年猪和贴春联

□ 王晶（盐亭）

娃儿最喜欢过年，因为年的气氛总是伴随着宰猪杀鸡开始的。

小时候，乡下人几乎都不富有，尽管家家都养的有猪，但吃肉“打牙祭”还是一件稀罕事。

大部分村民只喂一头猪，主要用来送派购的(即公社给农民下的交生猪任务)，只有少数村民家喂两头。一头留给自己杀过年猪，一头送派购。送了派购猪的村民，就可以杀掉另一头猪过年了。一般来说杀过年猪，自家只留下10多斤吃得到过大年就行了。那几年大家都穷，剩余的猪肉就卖给村里的其他人，这家弄二斤，那家割三斤。割肉的人有钱给现钱，没钱的赊到起，啥时有了啥时给。所以，我就喜欢过年。过年有肉吃，还有零花钱。

除了杀过年猪，还要把房前房后、屋里屋外的卫生打扫干净。特别是要把自家大门擦洗干净，两边贴春联。那时，农村有文化的人不多，写春联的事就落在了村小学的陈老师身上。陈老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写春联不收钱，纯粹是帮忙。所以，找他写春联的村民很多。

记得因写春联还闹了个笑话。村里有个姓北的妇女，是个文盲。她男人柱子，长年累月在西沟打工不回家。那天，她也请陈老师写了几副春联，拿回家不知哪副该贴大门，哪副该贴猪圈房门，正犯愁时，村里的二娃路过她家。二娃识得一些字，但他爱恶作剧，便教北大嫂，把“六畜兴旺鸡鸭满圈”给贴到大门上，把“喜迎新春”给贴到猪圈门上。

北大嫂连声道谢，二娃呵呵地怪笑着离开了她家。姓北的女人把春联贴上去，一些邻居见了她都窃窃私语，还望着她笑。姓北的女人感到莫名其妙。有邻居悄悄告诉了她把春联的内容贴反了。她一听气得额头冒青筋，两把撕掉春联，“狗日的短命二娃，看老娘咋个收拾你。”一边骂一边操起一根锄把，直奔二娃家，收拾得二娃连连告饶。

如今，二娃和姓北的女人都已年过花甲，有时闲来无事摆龙门阵，提起这事，都一笑了之。他们说：那时虽穷，但穷有穷的活法和乐趣。

乡情乡音

山村喜事

□ 王晓华（平武）

“白胡子老汉想挣钱，光勾子娃儿想过年。”每年冬天，除了期待过年，冬天还要进行一系列的乡村喜事，连放寒假的小孩子可以三五成群热热闹闹地去“吃酒”。

早些年，大山深处的乡村，没有冰箱冰柜之类，天气暖和时，食物无法存放三四天。而乡村喜事要宰上一头大肥猪，热闹上三四天，只有寒冷的冬季最合适。

农历的冬月、腊月，是办乡村办喜事的最佳时间。当乡村的各个旮旯里冷风肆虐，漫山遍野开始飘起白雪的时候，有喜事要办的乡亲们便开始忙活起来。

按照山里的风俗，办喜事的主家得把整条沟的乡邻都请了，更别说有血缘婚姻关系的亲戚、同过学共过事的朋友。喜事前三天，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全家出动，都去帮忙。年轻小伙子们在乡村里转几圈，便借来一摞摞火盆，一张张大方桌子和配套的板凳等。再在院子里搭起席棚，宽大的席棚下面摆满了八仙桌，桌子下炭火烧得红红火火、热气腾腾。人们围着桌子而坐，一人面前放一杯茶水，热气袅袅。聚在一起打老牌的，手搓麻将的，玩扑克的，谈笑风生、喜气洋洋。

请来的刀儿匠一大早就把大肥猪杀了，放进开水里褪毛后，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猪肉，抬进厨房。新鲜的猪肉摆在零时搭建的又宽又长的案板上，主厨带着六七个人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切肉的、剁肉的、切菜的、洗菜的、烧水的、做花的、炸酥肉的、走桌抹凳的……知客师把客厅里的电视机声音放得大大的，还把录音机放在屋檐下，音量也调到了最大，啦啦啦地，歌儿唱得真热闹。小孩子们跑前跑后，附近人家的狗也来了，趴在桌子底下，瞅准机会抢肉骨头。

主家早已请来一个有文化的乡村人，裁好红纸，提着毛笔，一幅幅喜庆的对联贴起来。从厨房门到大门，从新房门到其他卧室门，大红对联喜盈盈地贴着，比过年还喜庆。来帮忙的男女老少，名字都被写在了一张红纸上。红纸呈长方形，按职务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一一书写出来：请知客师某某某，请主厨某某某，请厨师某某……大伙儿看着名单各司其职。

会剪纸的姑娘大妈，静静地坐在桌边，利用写完对联后剩余的红纸，折折剪剪，一双双巧手上的剪子赛过画家手中的神来之笔，一会儿功夫，一幅幅神形皆备的剪纸便跃入眼帘。红色的剪纸贴在新房明亮的窗户上、崭新的家具上、新房的门上。大的小的圆的方的椭圆的……无一不透着吉祥。

新房里新床新大红被褥。家有小男孩的亲戚，便将小男孩放在新床上爬一会儿，打几个滚，寓意早生贵子。

新婚前一晚，远亲都已赶到，席棚下面熙熙攘攘，黄昏时分开始搭席，先到的吃了席桌就去烤火聊天，后来的坐第二轮。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嬉闹声伴随着知客师的吆喝声，构成一幅喧嚣图。

喜事当天，主家请的大客车将新娘子接拢，鞭炮“噼里啪啦”震天响。知客师扯着大嗓门吼起来。那声调唱歌似的，一套一套的，听得客人喜滋滋，主家乐呵呵的。孩子们松开捂着耳朵的双手，一拥而上，忙着跑去抢哑炮。

穿着大红棉袄的新娘子被人们簇拥着进了新房，新郎将大把大把的喜糖撒向门外。大人孩子一窝蜂地抢。十张方桌上摆的炸花花、打的天穗子糖等小吃，孩子们百吃不厌，一抢而光。所有的孩子嘴里嚼着，手里捏着，衣兜裤兜里揣着。上了九个凉菜，接着上炒菜、蒸菜、汤菜、炖菜……最受欢迎的就是本土十大碗。丁锅子坨坨方方正正，黄酥酥的，散发着诱人的芬芳；酒米里蒸着夹沙肉，松软香糯……乡亲们推杯换盏。挽着发髻，头戴假花，化了新娘妆的新娘子，将两只喜烟一一摆在客人面前，在新郎家长者地带领下，随同新郎逐桌敬酒，去认识并亲自叫一声亲朋，好不热闹。

足足坐三四轮，客人才渐渐散去。吃饱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疯玩，等帮忙的家长收拾完席桌，准备好晚饭，吃了晚饭再将借来的东西一一归还，孩子们便蹦蹦跳跳回家去。只剩些许近亲，留下来闹新房。